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六輯

(內 部 发 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11
N8
—
568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六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文 史 資 料 选 輯

第三十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景福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國工業出版社第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 · 87/16印張 · 1插頁 · 176,000字

1963年6月第1版

196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4,200 定價 (7) 0.90 元

統一書號 11018·468 63.6.京型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蔣軍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紀略	裴昌会(1)
蔣軍进犯陝甘宁边区初期的一些回忆	任子勋(8)
沙家店战役蔣軍整編三十六师被歼經過	刘子奇(24)
蔣軍整編二十九軍瓦子街战役就歼記	王应尊(30)
瓦子街战役的回忆	曾文思(37)
蔣軍胡宗南部撤出延安的經過	陈子干(48)
我所知道的“中统”	刘 恭(59)
国民党軍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的眞象	曲云章(118)
我对改組派的一知半解	武和軒(139)
抗战胜利后蔣介石收編伪軍經過	刘措宜(154)
揚子公司的一鱗半爪	宋子昂(168)
記上海黄金风潮案	何汉文(184)
我所知道的何应欽	李仲公(203)

专 載

关于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	(222)
全国文史資料工作会议总结	(238)

附 載

“文史資料选輯”第二十五輯至第三十六輯

分类总目录	(252)
正誤表	(264)

蔣軍胡宗南部進犯延安紀略

裴 昌 會

一 進犯延安的軍隊部署

1946年7月，胡宗南的整編第一軍（轄第一、第二十七、第九十等三個師）和整編三十師聯合閻錫山部隊進犯晉南解放區後，即積極從事進犯延安的準備。其部署是在晉南方面以整編三十師守備曲沃、臨汾、霍縣之綫，並以一部兵力進駐吉縣監視壺口、禹門口等黃河渡口，確保關中安全。其整編第一軍在运城地區集結伺機蠢動。在西面即陝甘邊區方面，則以所謂“吸引陝、甘、寧邊區主力于隴東決戰之機襲占延安”的戰略方針，以整編二十九軍的主力向隴東之慶陽、合水進犯。胡宗南在完成這兩着進攻延安的準備後，以為延安唾手可得，毫無問題。但進犯晉南的蔣軍于浮山、臨汾間的陳淦村之役，整編第一師第一旅全部被歼，旅長黃正誠被活捉，進犯隴東的整編二十九軍所屬的整編四十八旅也在合水西華池遭受歼滅性的打擊，旅長何奇被击毙。東西兩面，折兵損將，士氣沮喪，尤其蔣胡賴以起家号称“天下第一”的整編第一師第一旅的被歼滅，對共產黨更加惱恨，无可奈何，只好掩蓋真相，以其慣用的伎倆捏造勝利，進行厚顏无耻的欺騙宣傳。

1947年3月初，胡宗南的整編第一軍（三個師轄七個旅）附重

迫击炮营和火箭部队由晋南运城出发，在禹门口渡过黄河经韩城向宜川附近集中，整编二十九军（辖十七、三十六、七十六等三个师共八个旅）附战车重炮部队向鄜县、洛川地区集中。这两个整编军都在十日前集中完毕，并完成战斗准备。1947年3月11日胡宗南下达作战命令，要旨如下：11日晨各就现地攻击前进，整编第一军之九十师（在右）、二十七师齐头前进，经临真镇、金盆湾向延安以北迂回攻击；九十师并派有力一部向延长方面进出，掩护军之右侧背，第一师在九十师后跟进。整编第二十九军之十七师在鄜县以北占领阵地掩护军主力沿咸榆公路攻击前进后，继续在后跟进，迅速攻占甘泉县北崂山制高点，随时策应右翼军作战，并钳制敌主力于延安以南地区，使右翼军迂回攻击容易奏功，以期在延安附近歼灭敌人。另通报甘宁青马家部队，要求派出一部兵力向庆阳、合水附近进击，以支援胡军的北进（但这个通报马家并未理睬）。部队前进后，由于解放区早已完成了坚壁清野工作，胡军各部队派出的搜索部队，又经常遇到边区民兵的奇袭，因而不敢远离侦察，情况不明，地形也不熟悉，只得采袭老一套的战术，叫作“蛇退皮”的方法，即前卫部队前进占领阵地后，掩护本队前进，本队再区分前卫部队占领阵地，迭次掩护前进，因此，部队行动缓慢。就当时作战经过情况，除整编第一师在临真镇、金盆湾地区、整编第二十九军在崂山地区遇到边区部队的猛烈阻击外，其他地区并无战斗，只是随时遭受民兵的奇袭，而有一些小接触。但这些小接触常使胡军误为主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胡军部队既不得不展开，又不敢顺着道路走，只好爬山越岭以求安全，使得胡宗南的部队疲惫不堪，士气更为沮丧。18日，第一军进占了金盆湾、南泥湾后，九十师已到延安东的宝塔山附近，第二十九军也正由崂山北进中，这时胡宗南又命令第一

軍先頭部隊停止前進，而以第一師的第一旅迅速進入延安，並命令第二十九軍攻占延安南二十里鋪東西之綫即停止前進（限制該軍先進延安的意思）。由於整編第一軍部隊在行進間前後交替，人馬輾重擠成一團，嘈雜混亂已極。先頭的兩個師又得在凜冽寒風中等半天，官兵都憤憤不平地說：“我們在前頭打，你們在後面看，可是有勞功你們就搶先。”胡宗南為什麼要先叫第一師第一旅進入延安呢？據副參謀長薛敏泉說，這是胡一定要堅持的。因為第一旅在進犯晉南時全部被歼滅，胡宗南為掩蓋事實真相，立即在運城由其他部隊抽調精銳，重新成立起來。這次必須先由第一旅進入延安，用意在於表示它不但沒有被歼滅，而且還是這支“天下第一”的王牌軍把中共中央根據地占領的。這種無恥的伎倆，充分表現出蔣胡要想掩蓋天下人耳目的愚蠢手法。

胡宗南部隊進犯延安之前，人民解放軍為了誘敵深入，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也早已撤出延安，同時實行堅壁清野，使延安成為一座空城。但是，胡宗南在接到董釗的電報第一旅進占延安城後，就督促洛川指揮所的參謀們捏造戰報，竟扯漫天大謊說：“我軍經七晝夜的激戰，第一旅終於19日晨占領延安，是役俘虜敵五萬餘，繳獲武器彈藥無數，正在清查中。”當這一戰報經西安留守的參謀長盛文轉報蔣介石井公布後，跟着陝西省主席祝紹周就命令西安市的商店、居民一律要在當天晚上懸掛國旗，燃放鞭炮，慶祝所謂“陝北大捷”。可是咸榆道上輸送給養彈藥的汽車三百多輛，回頭的空汽車連自己的傷兵也未運回一個，因此所謂“激戰七晝夜”的說法，就連蔣介石集團內部也覺得太不象樣，不敢完全相信。當時，國防部駐西安聯絡參謀范漢杰在西安大放鞭炮慶祝勝利的時候，三番五次地打電話問我，戰報是不是這樣，以便根據報告國防部。我最

后答复他：“战报发出后，已由盛文轉报国防部了，这就是根据，不要再問了吧。”当然他也能会意，就无可奈何地說声“再会”，也就不再来电话囉嗦了。关于这种捏造战績的事，听说后来陈誠和白崇禧曾借此攻击过胡宗南，但这些傢伙都是一丘之貉，也都慣用这一套的，在利害矛盾的时候，彼此攻訐，泄私忿，并不表明他們会比胡宗南公正些。

二 第一軍二十七师三十一旅的复沒

3月20日，我和薛敏泉正在吃早飯的时候，胡宗南拿着一張抄电紙，显得特別得意的神气递給我們看，电文是：“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憤，殊堪嘉尚，希即傳諭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胡接着說：“你們看，攻占延安，先生（胡对蔣的通常称呼）是多么高兴呀！”又說：“現董釗来电說，军队很疲劳，又不明敌人退却方向，去电告訴他們，由第一軍之二十七师担任延安城防，并以一部进驻拐峁鎮构筑工事，同时远出进行威力搜索后，相机推进青化砭固守，使主力尔后向北进出容易；第一軍主力即在延安以北西北地区集結待命；第二十九軍即在延安鄜县沿公路綫构筑据点工事，确保补給綫的安全。”这时，胡宗南以占領延安已經五天了，但截至23日黄昏，前方仍无确切的情报，只好主觀臆測作这样的判断：拐峁鎮以北无敌情，整一軍系由东南向西北迂迴，敌人可能被迫向安塞方向撤退。根据这一判断，胡宗南于24日下达作战命令，要旨如下：整一軍之主力于24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日仍回延安；其余仍照20日作战命令×号所示行动。24日早胡宗南同我一起乘汽車由洛川出发，午抵达延

安。25日午，董釗的部隊由延安到安塞縣一帶作了一次大遊行，扑了一個空，毫無所獲地回到了延安，董本人也到了延安指揮所。正閑談間，二十七師來電話報告說，剛才三十一旅李紀云的電台在青化砭以南發出危急呼號，幾分鐘后就呼叫不出了。對這一消息大家沉默相覷，薛敏泉就向董釗詰問，誰叫三十一旅向青化砭前進的？董釗漫應說，誰也沒叫他前進，只是轉達20日作戰命令×號的指示，叫他在拐峁鎮遠出進行威力偵察後相機前進。胡宗南氣憤地說：“不要先追究這些，整一軍主力今天行軍不遠，即刻向拐峁鎮以北前進吧。”並立即命令劉戡轉三十六、七十六師保持機動，準備策應整一軍主力作戰。董釗連午飯也來不及吃，即刻集合部隊向北進發，下午四時許，董釗在拐峁鎮來電報告說，訊據少數逃回官兵稱，李旅長被俘，全軍覆沒，敵已向北遠去；軍如何行動盼復。狂妄而又愚蠢的胡宗南一向的作法是，順利的时候就隨興之所至，無所謂計劃，輕舉妄動，部隊東調西調，亂指揮一氣；遭遇到大的失敗，就一籌莫展，把軍隊蜷縮在一起不敢動了。在這種情況下，胡宗南急得直跳，只好復電董釗將部隊集結在拐峁鎮，晝夜趕筑強固工事，以免遭受損失，並四出威力搜索，企圖得到一些情況再行蠢動。

三 宣傳“戰績”，當場出丑

蔣介石以胡宗南的全部兵力佔據了延安這座中共中央主動撤退的空城，南京的國防部就根據胡宗南所捏造的戰報，大事宣傳。一些為美蔣捧場的反動報刊記者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搖旗吶喊，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以為打擊了中共中央首腦機關，從此蔣介石就有更大勝利的可能，處於劣勢的軍事形勢會有根本的改變。於是南京、上海一帶的中外記者，都一致要求南京政府組織他們到西

安來參觀戰績，採訪戰地新聞。蔣介石的國防部，對這些為之廣泛捷報、大肆宣囂的人來說，是求之不得的。當這一決定通知胡宗南後，胡宗南即召集綏署有關處長以上人員舉行緊急會議，積極進行準備；首先研究叫這些記者到哪裡參觀的問題，與會的人一致認為，前方易於捏造情報，以在延安現地參觀較為穩妥。胡宗南當即指定綏署第二處處長劉慶增、新聞處長王超凡兩個人負責漏夜籌備，成立一個“戰績陳列室”。於是他們兩個人和一些有關人員絞盡腦汁，想出了這樣的辦法，在延安周圍二十華里內設戰俘管理處十處，把主要在邊區鄉村抓來的青壯年所編成的青訓隊五百多人為基干，另在城防部隊二十七師挑選靈俐的士兵一千五百人，混合編成幾個俘虜隊，一律穿雜色服裝，作為俘虜，加以訓練，強迫他們按照事前規定的一套“對答”應付參觀的新聞記者。在參觀的期間，每天每人津貼一元，以示恩惠。由於假俘虜隊人數與戰報所公布的數目相差懸殊，參觀的時候，就臨時由各戰俘管理處互相抽調來充數。對於繳獲武器一項，步槍則抽調十七師（駐甘泉）的三八式和漢陽造兩種來抵充，不足的和一些輕重機槍就由延安警備部隊中分別抽調，採取白天將槍枝送到“戰績陳列室”、黑夜送還部隊的辦法來頂充，所有武器都貼上標籤，注明繳獲時間、地點。此外，還訓練一些參謀人員，擔任“戰績陳列室”的介紹，不消說，這些解說，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欺騙。與此同時，還抽調一部分人力晝夜在延安東北延水兩岸建造了許多假墳，并用木牌分別標明蔣軍的陣亡烈士或共軍的公墓，以自欺欺人。當這批新聞記者到了西安後，由於所謂“戰績陳列室”的一些偽裝工作還未完成，胡宗南的參謀長盛文就借口延安方面氣候不宜飛行，以阻滯新聞記者的行程。弄虛作假的事，總是免不了露出馬腳的，個別頭腦比較清醒的外國記者，

參觀的時候問，這些新式輕重機槍、中正式步槍共產黨軍隊由那里得來的？作解說的參謀瞠目不知所答，只好支支吾吾。在參觀假俘虜時，有的記者又問俘虜說：“我不是昨天在某一戰俘管理處見過你嗎？”被問的人，只好挺起胸脯，規規矩矩的立正，因為事前沒有教導他們答復這樣的問題，他們也就對答不出來。當場出丑，惹起胡宗南的內部互相指責，而主辦這樁事的劉、王兩處長陷于哭笑不得的窘境。厚顏無恥、陰險虛偽的胡宗南，幻想以假戰績來混淆聽聞，騙取美帝國主義的更多的“援助”，挽救蔣介石的滅亡，只是枉費心機而已。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重慶市委員會供稿）

蔣軍進犯陝甘寧邊區初期的一些回憶

任 子 勛

一 進犯邊區前胡軍集結概況

1947年3月，胡宗南在蔣介石的命令下開始向陝甘寧邊區進犯，企圖在三至六個月時間內解決陝北問題，把中共中央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逐出西北。胡宗南軍隊是進攻邊區的主力，大約有十五萬人，加上甘肅、青海、寧夏的馬家軍約七萬人，總共二十餘萬人，在數量上和裝備上占着絕對的優勢。戰爭初期，先後占領了延安和邊區的大部分縣城。解放軍在數量上只不過是兩萬餘人，裝備上是小米加步槍，沒有坦克，沒有大炮，處於絕對劣勢。但是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親自指揮下，在邊區廣大人民的密切配合下，接連不斷地給予胡軍以沉重的打擊。經過青化砭、羊馬河、蟠龍幾個戰役，打得胡宗南蒙頭轉向，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大約在一年的時間內被斃十萬多人，最後，只得夾着尾巴逃出邊區。我當時是參加進攻延安的蔣胡軍九十師的副師長，從進攻延安起到蟠龍失守止，約有兩個多月時間，我都隨前綫作戰的九十師師部行動。茲將個人所見所聞，就現時所能回憶起來的概述于後。錯誤的地方，希望參加過這次軍事行動的人予以補充和指正。

從1947年2月底到3月初，胡宗南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秘密調

动他在关中和晋南的嫡系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洛川——宜川集結。到3月10日，集結在洛川附近的，計有二十九軍所属之整編第三六师(师长鍾松)之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整編第七六师(师长廖昂)之二四旅(旅长張汉初)、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及整編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之十二旅(旅长陈子干)、四八旅(旅长康庄)和八四旅(旅长張洪)，共計七个旅。集結在宜川附近的，計有第一軍所属之整編第一师(师长陈掬旅)的第一旅(旅长吳俊)、第七八旅(旅长沈策)和第一六七旅(旅长李崑崗)，整編第二七师(师长王应尊)的第三一旅(旅长李紀云)、第四七旅(旅长李达)，整編第九十师的第五三旅(旅长邓宏仪)、第六一旅(旅长邓鍾梅)，共計七个旅。另外，尙有一四四旅在銅川集結待命。总共合計为六个师十五个旅。每个旅按九千人計算，十五个旅大約有十三万五千人，每个师的直属部队及临时配属的特种部队按三千人計算，六个师大約为一万八千人。总数大約有十五万人。

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集旅以上干部开軍事會議(我和九十师參謀长未参加會議)。胡宗南在这次會議上宣布了由他总部拟定的經国民党国防部批准的进攻延安的作战計劃。3月12日晚，董釗在宜川把这个計劃下达到各师，3月14日就开始进攻。

二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軍事計劃概要

(一)攻击目标：胡軍决定以董釗的第一軍、刘戡的第二十九軍編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鉗形攻势，包圍歼灭陕北的解放軍，占領延安以至整个边区。攻击重点置于右兵团方面。

(二)兵力部署：

1.右兵团——第一軍軍长董釗率領整編第一师(轄第一旅、第

七八旅、第一六七旅)、整編第二七师(轄第三一旅、第四七旅)、整編第九十师(轄第五三旅、第六一旅),共七个旅由宜川經南泥湾、金盆湾向延安进攻,占領延安东北地区,在拐岭停止待命。

2.左兵团——第二十九軍軍长刘戡率領整編第三六师(轄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整編第七六师之一三五旅、整編第十七师之第十二旅,共四个旅,由洛川經牛武鎮、清泉鎮向延安进攻,占領其西南地区,在枣园停止待命。

3.总預备队——整編第七六师所轄第二四旅、第一四四旅,共二个旅,集結于洛川,于进攻开始后,随右兵团后尾前进,策应两兵团作战。

4.作战地境分界綫:两兵团作战地境分界綫为洛川东四十里鋪、南泥湾通延安的道路之綫,綫上属左兵团。

5.第二綫部队的任务:整編第十七师(轄第四八旅、第八四旅)保护銅川到洛川間的后方交通綫,随战斗之进展向前推进,并修筑、保护洛川到甘泉間的公路,保証前方粮食、彈药的补給。

(三)进攻开始日期及到达期限:各部于3月13日黄昏前就攻击准备位置布置妥当,14日开始攻击,3月17日到达延安。

(四)战斗经过:右兵团董釗第一軍于3月13日按上述攻击准备位置,以整編二七师在宜川以北地区,整編九十师在英旺以北地区,整編第一师在瓦子街以北地区各自布置停妥,从3月14日拂曉开始,二七师向临真鎮、九十师向金盆湾、第一师向南泥湾东侧攻击前进。

九十师战斗经过概要:九十师以五三旅和六一旅分为左右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师部随六一旅前进。14日左纵队六一旅遇到輕微抵抗,各部队当晚进至岳家寺以北、以东地区。15日向金盆湾前

进途中，六一旅从上午九时起即遭遇正面上較有力的抵抗，前进較緩，到午后一时左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解放軍阻击力量增强，同时，右纵队五三旅也遭到坚强抵抗，前进都感困难。下午三时許停止进攻，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构筑工事，与当面解放軍相对峙。这一天九十师师部和第一軍軍部均在左纵队六一旅后面山坡上露营。16日，九十师繼續攻击前进，当面解放軍除留少数部队保持接触外，主力撤至金盆湾北边的高地占领防御陣地。金盆湾以南約有十里一段地区，解放軍到处埋設土造地雷，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不时发生触雷情事，炸伤炸死人馬不少。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扫雷工作，因之行动甚为緩慢。占领金盆湾后，发生触雷情事更多，每一房舍或窑洞，門槛下、灶火里、坑洞內、水缸里、門背后、窗戶上都有埋設或拴上地雷的可能，只要走进房內，誰要粗心大意，一举手、一投足之間，就全被炸伤或炸死。弄得人人精神緊張，誰也不敢进屋，誰都不敢动手。下午一时，左纵队六一旅攻至金盆湾北側高地，遭到解放軍教导旅的反击，牺牲很大，最后占领了該高地。这一天从早到晚只推进不到二十里。左翼第一师也进占金盆湾以西的高地；右翼第二七师也占领了临真鎮。

3月17日，董釗下令調整部署：九十师为右纵队，沿金盆湾向延安大道以北地区攻击前进；第一师为左纵队，在大道以南地区攻击前进；二七师为兵团的預备队，由临真鎮推进至金盆湾，策应兵团作战。这一天九十师仍以五三、六一两旅分作两个纵队攻击前进，正面解放軍教导旅坚守陣地，竭力阻击，两旅逐山爭夺，战斗甚为激烈，伤亡四百多人，整天只前进二十多里。

18日，董釗命令第一师和九十师竭尽全力攻击。这一天上午，九十师的左纵队六一旅旅长亲自在前綫督战，攻至狗梢岭，遭到解

放軍教導旅猛烈反击，將該旅正面中央的一個營打垮，一時呈現混亂，後經調動預備隊增援，才穩定下來。下午，解放軍教導旅向北撤退，九十師全部進至狗梢嶺以西地區，六一旅的先頭部隊距延安只有十五里，因時已黃昏，停止進攻，師部當晚進至楊家畔宿營。這時，據六一旅參謀長報告稱：該旅曾窺聽延安解放軍的指揮員給南綫守備部隊下達命令，要他們迅速脫離戰場，撤至延安待命，等語。九十師師長陳武便興高采烈地說：“這下子我們可以得占領延安的首功了。”陳武當時分析了友軍前進情況說：“從17日以來，左翼第一師方面未聞有激烈的槍炮聲，直到目前為止，它的先頭部隊才進到楊家畔左後方某村（村名忘記），計算路程比九十師落后了十五里，明天若按規定時間前進，他們到達我師的現在位置時，說不定我們已進占延安了。”這一天，接到董釗轉達胡宗南的命令說：“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隊，賞法幣一千萬元。”陳武滿以為這下子定可名利雙收。誰知董釗在18日夜半又傳下一道命令，指定九十師在3月19日午前九時由現在的位置開始攻擊，其攻擊目標為寶塔山至清涼山之綫及其以東地區。這道命令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是不讓九十師進入延安城；第二、是讓落在後面的第一師趕到九十師的前面去。陳武當時對董釗命令表示極大的不滿。他說：“為將帥者要取信於人，最貴的是待下公平，其次是賞罰嚴明。如果存私心，圖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惡果。我們九十師從17日起連續兩天擔任強攻，犧牲很大，而第一師未遇激烈戰鬥，並且行動遲緩，落后十五里。這時眼看延安唾手可得，卻來限制九十師的行動，偏袒第一師要它去立功，真他媽豈有此理！”

3月19日，左翼第一師于午前一時許即爭先恐後地插進九十師的攻擊正面，強占了九十師的前進道路。陳武在午前六時許發現